

此处游泳，
既不安全
也不舒适

人生就像游泳

当然是既不安全也不舒适

然而她们的确活出了

如蜜般的瞬间

江国香织

山本周五郎奖
获奖作品

此处游泳，
既不安全
也不舒适

(日) 江国香织

著

李健

译

王路

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此处游泳, 既不安全也不舒适/〔日〕江国香织著;
李洁, 李建云, 王路漫译. —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2016.3

ISBN 978-7-5442-5949-1

I. ①此… II. ①江…②李…③李…④王… III.
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2163号

此处游泳, 既不安全也不舒适

〔日〕江国香织 著

李洁 李建云 王路漫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褚方叶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11.5
字 数 290千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949-1
定 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神之舟

1

流理台下的骨头

145

此处游泳，既不安全也不舒适

275

后记

362

神之舟

李建云
译

1997·高萩

据说，天地间开始有我的时候，爸爸和妈妈正待在地中海某座岛上的旅游度假村里。那天天气晴好，没有风，他们俩到泳池边看书，妈妈看的是一部厚厚的推理小说，爸爸则是一本短篇集。妈妈说，爸爸每看完一篇就要跟她说上几句，可烦人了。

妈妈还啜饮着一种名为“西西里之吻”的鸡尾酒。调制鸡尾酒是爸爸的工作，听妈妈说，爸爸调的西西里之吻甜得几乎让人昏厥，甜得叫人上瘾。杯中的液体是黏稠的琥珀色，妈妈说，作为午后在户外喝的饮料，再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人带来那样的幸福感了。阳光照在冰块上，冰块熠熠闪光，晶莹欲滴。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，爸爸频频将唇印上妈妈的脖颈。妈妈说，那唇是那样炽热，都快把自己融化了。他的吻，永远那样炽热。

周遭十分静谧，那里除了他们俩没有别人，晴空一碧如洗，烦恼与忧愁消散殆尽。

在爸爸格外长久地亲吻妈妈的脖颈时，妈妈忍不住呻吟出声，终于把书放下了。妈妈抱住爸爸的头，爸爸搂住妈妈的腰，两人的腿紧紧地交缠。他们就这样纠缠着站起来，紧紧抱在一起进入房内，

倒向了床。

“那是第三杯西西里之吻喝掉一半的时候。”每每提起这段往事，妈妈总强调这一句。

虽说妈妈成天在编故事，但唯有这一段，我相信是真的。不知为何，总觉那个晴朗的午后泳池畔的风景，我也是有记忆的。我依稀记得刚回到房内，空气有些冷飕飕的，床上方的那扇窗开着。



海滩上有白色的沙，夏天兴许能热闹一阵子，可眼下这个时节，无论几时来都见不到几个人。说到底，城里的人本来就少，似乎都彼此认识。我蹲下身，单手掬起一把沙，发现里面混杂着许多碎盐一般的透明颗粒。片刻之后，我丢掉沙，起身继续往前走。来到这座城市有两个月了，迎来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的阴天。

昨天，草子学校的老师找我谈话了。她们的班主任是位女老师，她说草子很优秀。

“您家的孩子非常聪明。”

谢谢您，我说。窗前挂着奶油色的窗帘，窗帘前面齐刷刷摆着一排架子。教室空荡荡的，荧光灯在大白天发出惨白的光。我和这位教师面对面坐在教室正中央的课桌两侧，此情此景让人觉得滑稽。

只见女教师张开涂着浅棕色口红的双唇，露出清晰的微笑，说道：“就是多少有些躲在自己壳里的感觉。”

“壳？”我感到不可思议，反问道。又不是一只鸟。

这位女教师一脸严肃地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是的。但您不需要太担心，我想她可能只是无法克服紧张情绪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“能抽支烟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此处禁烟。”女教师一脸为难。

“啊，对不起。”无法克服紧张情绪？望着黑板，我心想，也难怪，我不是也从刚才一直紧张到现在吗？

黑板上写着：十一月十九日、星期三、值日、竹井、角田。

我迈大步走在海边，海风很大，吹得栗色的喇叭裙呼啦作响。向草子借的 CD 播放器是个形同玩具的小小塑料制品，听着倒还清楚。洛·史都华沙哑的嗓音，十一月的大海，午后两点海潮的味道。洛·史都华是我的护身符。我听着从耳机里流淌而出的曲子，哼唱着，随手捡起脚边的木棍扔向远方。

公寓里的人都有些怪模怪样。房东总是苦着一张脸，戴一副怪怪的胭脂红眼镜。

也许是受小时候大人反复读给我听的童话故事的影响，有一种迷失在森林里、一圈又一圈绕路的感觉，时常萦绕在心头。

或许散步能让我最大限度地接近那种感觉，所以令我心情平静。

我爬上沙滩尽头的岩石。脚上这双麂皮浅口鞋已经破旧不堪，小脚趾那儿都快磨破了，简直已经与我的脚融为一体。踩到凹凸不平的岩石，尖锐无比的疼痛就清晰地直达脚底。耳畔涛声阵阵，饱含海潮味道的风扑面而来。

我通常将散步时间定在一小时，但是一不留神，就能拖成两三个钟头。

“你不知道我会担心吗？”桃井老师经常骂我，“有没有想过，当你那样望着车流的时候，你脸上是什么表情？”

见我出去散步久久不归，桃井老师就来找我，接我回家。他总会皱着眉头教训我：“你是不知道你那副样子，就好像中了邪，得了失心疯，想跳桥自杀似的。”

那时，我时常站在天桥上看风景。

“跳桥自杀？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！”

桃井老师身形瘦长，头发斑白，发际线往后退了很多。

最后我们必定手牵着手回家。

广告牌是表姐的好朋友帮忙画的，上面写着“教授钢琴”，背景是浅粉色，底部还画了键盘，文字和键盘都是深深的藏青色。设计得不落俗套，我很喜欢。

我的行李不多，一架钢琴、一块广告牌、一只装满衣物的旅行袋，还有一台意式浓缩咖啡机。

咖啡机是桃井老师买给我的。当时市面上净是商用大机器，家用产品尚未普及，这台是桃井老师在欧洲某个地方找到的。

和桃井老师分别有九年了，草子也快十岁了。

得回去了。黄昏时分我总是尽量待在家里，等着草子放学回家。记事本上贴着我和草子合拍的大头贴，里面夹着一张纸，记录着小学一周的放学时间。

周一 三点十分

周二 四点半（园艺社团活动）

周三 两点十分

周四 三点十分

周五 三点十分

周六 十二点十分（隔周）

有时因为值日等事耽搁一会儿，但草子基本还是能准时回家的。



回到家，就看见妈妈在看书，脚泡在热水里。妈妈体质弱，手脚容易发冷，所以经常泡脚。

“你回来啦。”妈妈看了我一眼，招呼道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我把双肩包和绣花小拎包放下，就凑过去看妈妈在看什么书。小拎包是在草加住的时候，邻居一位老奶奶给我做的，奶油色底子上绣着一头驴和一辆装满鲜花的手推车。

“在看什么书？”

妈妈把封面翻过来给我看。

“钢琴之声。”我读着书名问她，“是本钢琴教程？”

“不是，是一本小说。”

妈妈把头发理得非常短，据说和一位叫茱莉艾塔·玛西娜的女演员发型一样。我的头发则留到肩下五厘米，发梢剪得整整齐齐。但发质又细又软、发量少，这一点我随妈妈。“要是像你爸爸就好了。”妈妈有时会不无遗憾地说，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。据说爸爸的头发又黑又密，还带点自来卷，是非常健康的头发。我的脊柱像爸爸。妈妈说，这是笔直优美的脊柱，一摸就知道。

“啊，对了，这个谢谢你。”妈妈说着把CD播放器还给我，这是我今早借给她的。

CD播放器是小优、真由美和千代美她们送给我的，是离别的礼物。我经常转校，有很多机会收礼物。我送了她们铅笔，顶上有一只小猫。妈妈叫我给朋友们写信，说无论我们搬到日本什么地方，寄一封信都只要八十日元，而且能保证寄到朋友手中。然而我并不喜欢写信。写了信寄出去，自然就会期待回信，一想到最后可能等不来，心里会烦躁不安。

现在上的小学，是我的第三所学校，轮胎做的游戏器具占了整整半个操场，这让我很喜欢。

我出生才六个月就踏上了旅途。当然，确切地说，出门旅行的是我妈妈，我只是被她带着走。

“啊，巧克力。”厨房小桌上的盒子映入眼帘，我不禁小声欢呼，“一条先生送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妈妈点点头，“说是去神户出了趟差。”

一条先生是 DAISY 的客人，也是妈妈的粉丝。无论在哪座城市，妈妈只要工作满一个月，就会有两三个人成为她的粉丝。妈妈笑言这就好比按规则玩游戏，还是有些粉丝对她热情十足，尽管对妈妈而言，那似乎只是工作。

“想吃的话，先去洗手漱口吧。”

妈妈白天在家教钢琴，晚上在 DAISY 上班。“DAISY”是酒吧的名字。靠教钢琴是无法维持生计的，毕竟妈妈至今只有两个学生。一个是从公司退休的大伯，一个是初二女生，他们俩都是一周上一次课，时间定在上午。

妈妈允许我随时弹钢琴玩，只要我提出要求，她可以为我弹奏任何一首曲子，但并不正式教我弹钢琴。妈妈说，想学的话还是跟别的老师比较好。但我不愿意，我喜欢妈妈弹奏的曲子，尤其是巴赫。

傍晚，我做作业，妈妈在一旁弹琴。窗外有一条小河和一家杂货店。真是个一无所有的小城啊，这次又将停留多久呢？

晚饭是烤鸡肉和炒蔬菜。把妈妈给我盛的全部吃下肚，餐后又喝了一杯果奶。妈妈对我的日常饮食十分讲究。

送妈妈出门上班以后，我洗了碗，开始画画玩。画完花、斑马和瞪羚，邻居大婶拿着柿子过来了。黑白两色的蜡笔总是用得最快。

“小小年纪就一个人待在家里，真了不起。”

这位大婶时常拿些水果或者晚饭的菜肴给我，目的是来逐一检查安全事项。

“门窗关好了？”她说，朝灶台投去锐利的一瞥。

“她这是爱操心，”妈妈说，“人不坏。”

可很没礼貌，不是吗？听我这么说，妈妈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学着对她宽容点吧。”

“可她总是一来就把吃的东西塞进冰箱里，万一里面有变质的豆腐之类的怎么办？”

大婶送来的柿子我只切了一小片吃，剩下的全放进冰箱了。

我习惯了晚上独自待在家里，因为妈妈找的大都是晚上的工作。

妈妈只有一次找了白天的工作，不过那段时光已经收进箱子里了。“收进箱里”是我和妈妈的说法，表示“已经过去”的意思。无论怎样的好事、何等的开心事，一旦过去便不会再回来。

“可是这也没什么好悲伤的。”记得妈妈当时身上穿着一条图案挺华丽的裙子，“因为过去的绝不会再改变，总是在那儿。唯有过去，才确实确实是我们拥有的东西。”

那是在四年前，我第一回在栖身的城市里交到了朋友，妈妈却说要搬家，我难过得哭了，说了一堆抱怨的话。

“过去的事情终归都要收进箱子里，不必担心会失去它们，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
时不时地，我会想象这只箱子，想象它的形状、它的大小，想象它有怎样的盖子，是一只什么颜色的箱子。我想象箱子上有华丽的图案，就像妈妈裙子上的图案。

我一般十点钟睡觉。洗澡，刷牙，铺被子（当然是我自己动手，连妈妈的也铺好），然后关掉开了一整天的收音机，把闹钟定在七点，最后三个人一起钻进被窝。三个人是指我、阿里，还有粉红小熊。

粉红小熊没有名字。阿里是一个身高大约十厘米的机器人，它右手拿一把机关枪，左手持一块大大的盾牌，是很久以前妈妈在游艺城买给我的。很多年来，我们一直一起睡。

我们有时也玩位移。

“位移”是我想出来的游戏：定好时间，设好闹钟，每隔一小时或两小时，闹钟一响就起床交换睡觉的位置。例如一开始从左到右是阿里、我、粉红小熊，那么第一次位移就变成我、粉红小熊、阿里，接着是粉红小熊、阿里、我——就这样依次变换睡觉的位置。休息日妈妈也会参加。四个人玩，位移游戏就变得越发好玩了，能用到两个被窝，从一头到另一头的距离也远了好多。

住过的城市里面，我最喜欢的要数今市。在那座城里，我们借住在一家澡堂的二楼。我生平头一回对阳光的色彩有了印象，还有早晨浴室的窗户、热水的色泽、蒸汽的味道。

也许 Suzuki Method 的存在对我们的生活也至关重要。

Suzuki Method 是一间音乐教室，妈妈在里面全职教钢琴和声乐。这意味着她晚上不用再出去工作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妈妈晚上不上班也只有那八个月。

我每天早晨七点起床，工作到很晚的妈妈还在呼呼大睡。早餐一如往常，还是玉米片配鸡蛋。鸡蛋我自己能做，最喜欢吃五分熟的，最常做煎蛋，其次是荷包蛋。

今早做的是荷包蛋，盛到盘里时蛋黄没破，让我觉得这一天的开端很顺利。今天有体育课，要练我不擅长的爬杆，我下意识地进行占卜。妈妈口中“就像阿米安那样阴云笼罩”的高萩小城，今天也是难得的好天气。阿米安是北非的一个小城，那儿的天空终年阴沉沉的，如果妈妈的话是真的。

我往荷包蛋上淋了酱油。荷包蛋的好处就在于可以随意添加各种酱汁和食材。平时只是撒点盐，如果有黄油炒菠菜做配菜（仅限于周末妈妈为我做早餐的时候），就可以浇上点番茄沙司。偶尔也像今天这样尝试一下酱油。

阳光透过厨房的窗户尽情地洒进来，银色的洗碗槽泛起白光。水龙头不再滴滴答答滴水，而是猛地哗哗出水。这就是妈妈和我的早晨。

吃完饭把碗筷端到洗碗槽里，接着刷牙、穿袜子。一切准备妥当，就去妈妈的房间，说我上学去了。妈妈从被窝里伸出手摸摸我的头发，然后紧紧抱住我的头，发出慵懒的沙哑声音：“去吧。”

然而，今天却无法按部就班地行事：原本打算穿的袜子找不到了！我把抽屉翻了个底朝天。不光是放袜子的抽屉，别的抽屉也翻遍了。脏衣篓和洗衣机里面也找了。想着有可能混在一起，还翻找了妈妈的抽屉。妈妈的抽屉比较大，打开时有声响。

“干什么呢？”当妈妈从被窝里发出声音时，房间里已经一片狼藉。

“我找不到袜子了。”万般无奈之下，我说道，“就是白色的、口上闪闪发光的那双，还镶了细细的藏青色边儿。”

“那你穿别的袜子去上学不就好了吗？”

妈妈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来，随意地晃了晃纤细白皙的胳膊。

“我就要穿那双！”我较起劲来。今天穿的裤子有些短，一迈步，就能清楚地看到脚踝。猛地想到阳台，冲过去一看，圆形的粉色晾衣架上空无一物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。”妈妈坐起来，披上盖在被子上的厚厚的开衫。早晨，妈妈的脸色总是差到极点。

“好冷啊。”妈妈立刻穿上了袜子，一只手抚摸着脸，“白色，边上一圈闪闪发光的是吧？”

妈妈找的地方和我找过的一样，也是抽屉、脏衣篓、阳台。平

时都是八点五分出家门，可现在已经八点十五了。

“白色，边上一圈闪闪发光。白色，边上一圈闪闪发光。”

妈妈一边翻找，一边像念咒语似的反复念叨。卧室的窗和拉门都关得死死的，室内光线暗淡。望着妈妈的背影，悲伤渐渐涌上心头。

“算了，我穿别的。”我挑了一双浅蓝色的袜子。

“再等等，不可能就这样没了。”

我没理会妈妈的话，兀自穿上袜子，背上双肩包，拎起草加奶奶送的小拎包。“我要迟到了。”

妈妈看着我，无可奈何地耸了耸眉毛。她以这副表情告诉我：那就这么着吧。

“再见。”我说着穿上运动鞋。鞋柜上摆着我上二年级时制作的黏土作品。

“再见。”妈妈站在玄关双手抱胸，看样子很冷。我一打开家门，她立刻眯起双眼。

“天气真不错啊。”

“嗯。”

门外的空气很是清冷，让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

“祝你一天好心情。”妈妈照例说了一句。

“妈妈您也是。”我照例答应着关上门。走廊那一头，那位邻居大婶正拎着垃圾袋往外走。

星期四，体育课上要练爬杆。

我那双袜子，后来妈妈找到了，原来是掉在洗衣机和墙壁的夹缝里了。

初雪

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。我生长在东京。踏上旅程以来的九年里，

东京之外的城镇宁静的氛围和浓浓的人情味，常使我感到局促不安。但说到自行车这个代步工具，在这些小城镇骑车要畅快得多。没有车水马龙和人来人往，骑在宽阔的道路上，能闻到微风中草木的清香。尤其是回程，那时夜已深沉，四周没一个人影，夜空中的星星也冻僵了，我沿着昏黑的夜路骑回家，任凭围巾在风中飘飞。偶尔身子会离开车座，拼尽全力狂踩踏板，感觉自己像个男高中生。

DAISY 是一间小酒吧，除了老板娘和一名调酒师，就是我和一个叫真穗的姑娘。我三十五，真穗二十九，在店里自然少报几岁。

这家店工作起来比较轻松。倒不是我自夸，在工作过的店里，我都不曾制造麻烦或中途辞职——在离开那座小城之前。

不过按照桃井老师的说法，不脱离环境与融入其中是两码事。

“你总是格格不入。”桃井老师时常这样说我。既不孤立，也不融入，这并非坏事，但据说反而会使周围的人陷入孤独的境地。

对于一件事，我很有自信。

与接待客人的能力相比，所有老板更看重的是我打扫的本领。我尤其对擦拭工作的整洁与效率有自信。就连笨重的吧台凳，我也会逐个翻过来，把底擦得干干净净。在喷过除虫剂的第二天也是如此。当天大伙儿都不愿意第一个踏入店内，唯有我斗志满满，甚至像怀着某种期待，比平常更有精神。

居酒屋的打烊时间定在凌晨两点，但如果有客人坐着不想走，有时也通融到三点。假如客人十二点多全走光了，也可以提前歇业。

关好店门后，我和真穗通常喝上一杯咖啡再回家。喝过咖啡，头脑清醒，身心舒爽，也有改换精神状态，为回居所做好准备的意思。

真穗和男朋友住在一起。

“我是靠他养活的。”她总是这样说着笑起来。她很漂亮，手上戴一条别致的手链，上面有把金锁，说是男朋友送的礼物。

“我是十七岁那年跟他私奔的。”她今天冷不丁提起往事，“我爸

我妈哭得昏天黑地。”

真穗一笑，就习惯性地把头侧过来一些。

我们喝速溶咖啡，我冲得非常浓，真穗则喜欢口味淡的，还加了少许白砂糖和牛奶。

“叶子姐，你爸妈还好吗？”

真穗问道，我也侧了侧脑袋。“不知道，很久没见他们了。”

真穗听了，只应了声“哦”，便露出非常温柔的笑容，带着抚慰的意味。

此时此刻，我正迎着夜风骑车回家，回到那个有草子等待我的家。

回到家，草子已经睡了，和往常一样带着两个玩偶进了被窝。我不由自主地被孩子的睡脸吸引过去，在她身旁躺下。房内弥漫着潮湿的空气，那是酣睡中的孩子呼出的。伸手抚摸孩子的额头，我惊讶于自己手指的冰冷。好在草子睡得沉，一动也没动，轻轻的鼻息很有规律。我用冻僵的手指，频频地把草子的刘海拢上去。草子额骨的触感，与那个人的一模一样。

每逢这样的时刻，我便感觉时间仿佛停滞了，感觉我和草子就像永远禁锢在了黑夜里。黑夜是如此漫长，漫长得无边无际；又是如此阒寂，阒寂得足以吞噬万物。向来如此。我并不讨厌黑夜。和桃井老师一起生活的时候也是，老师习惯早睡，而我喜欢熬夜。

草子也出生在几近拂晓的黑夜。当时我在医院里，住的是四人病房，有两张床空着。那个由满是褶皱的白布和墙壁隔出的小小空间安静整洁，住得挺舒适。窗外是停车场，枕边放着读到一半的书和装有冰水的吸饮杯。

阵痛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，我独自一人待在医院里。

我知道，桃井老师正在家里彻夜不眠地等候我的消息。老师一定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我：一会儿整理书籍，一会儿又放下书去沏红